

流星花園

她告訴我，她在印尼時曾經看過流星花園。我才知道，流星花園也是來她臺灣的理由。

但是身為小學二年級就戴眼鏡的電視兒童，我知道在電視關掉之後，我不會變成漂亮的珍珠美少女，也不會有高富帥的完美男人，對我熱烈追求。她是這麼帶著期待，來到了臺灣。

期待與落空，是必然的嗎？

這是一個印尼版《流星花園》的故事，二〇〇一年改編自日本漫畫的臺灣電視劇《流星花園》紅遍臺灣，熱潮也蔓延到印尼、菲律賓、泰國。這個故事的主角是《流星花園》的杉菜，和在印尼出生長大、少女時看了《流星花園》的印尼人伊達與蒂蒂。我在臺北認識伊達與蒂蒂，她們說看了流星花園，覺得臺灣好美。

少女伊達與蒂蒂長大了，她們來到臺灣工作。她們關掉電視，這是她們的流星花園故事。

杉菜來自小鄉村

伊達是一位在臺灣工作九年的印尼看護，來自東爪哇省的瑪琅（Malang）。她平常沒戴頭巾，喜歡穿長版上衣，長髮及肩，看起來就像個年輕的臺灣人，不過眼睛的眼袋露出層層細紋。她喜歡周杰倫和林俊傑，說來臺灣工作，「因為對臺灣有感覺。」來臺灣之前，伊達對臺灣的印象是鄧麗君、郝劭文，還有流星花園。

《流星花園》在印尼播出時伊達讀國中，她留著長長及大腿的頭髮，這是當時小女生最夯的髮型。她用指尖指向眉上的黑髮，說當時喜歡別一個小夾子，「同學都叫我杉菜。」三十一歲的她輕輕用手遮住嘴巴，放聲咯咯地笑。

她記得，看流星花園的時間是每週六晚上八點，因為她家的小村莊不是每戶都有電視，看流星花園的時間一到，她便跟著同學擠到鄰居家看流星花園。播映中，鄰居家會擠滿三、四十個人，小電視要放高，後面的人才看得到。伊達在瑪琅的時候，流星花園 F4 曾經來過印尼首都 Jakarta（雅加達），遠在小鄉村的她會知道，是因為這是新聞會播的大事。

雖然流星只在城市閃爍，她期待有一天，能夠和流星花園男主角道明寺（言承旭）相會。

蒂蒂也是。

距離伊達家瑪琅四個小時的車程，有一個叫波諾羅戈（Ponorogo）的鄉村，是蒂蒂的故鄉。蒂蒂今年 30 歲，她跟伊達一樣來臺灣工作九年，家裡種田。我在臺北見到蒂蒂的時候，她身穿粉色大衣，腳踩高跟鞋，她兩耳各一串珍珠耳環叮叮響，露出虎牙對我笑。像個臺北都會女人。

她來臺灣前剛失戀，男友劈腿，對方交了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印尼女友，每個月給他錢。她說來臺灣一開始父母反對，但她自己想來，因為想去看看有流星花園的臺灣，長什麼樣子。

《流星花園》播出時蒂蒂上小學，當時她媽媽去馬來西亞工作，為家裡買了一台電視，電視放在房間，播流星花園。當時蒂蒂好喜歡流星花園，房間內貼滿書局買的 F4 海報，最喜歡朱孝天。她說流星花園快進廣告的時候，片名動畫會慢慢浮出來。「我趁流星花園四個字消失前，趕快一邊看，一邊把這四個字刻在自己房間門上。」

「流星花園」是蒂蒂第一句學會的中文。流星花園，也是蒂蒂對臺灣最初的想像，這裡應該有能許願的流星、有 F4，還有浪漫的愛情。

進入英德學院

電視劇《流星花園》裡，女主角杉菜來自普通家庭，她的家人付了貴族學校高額的學費，希望女兒飛上枝頭，杉菜到充滿有錢人的英德學院上學；在印尼，伊達和蒂蒂找了仲介，各付了一筆十幾萬的仲介費，她們來到臺灣工作，想先看看有沒有美麗的校園。

二〇一一年，伊達本來申請上印尼的大學，但最後沒有入學。她來臺灣工作，讓國中中輟的弟弟能夠完成學業。她說來臺灣的那班飛機飛了八個小時，從印尼到香港，轉機新加坡，降落桃園。

「我在飛機上想，哎呀臺北究竟是怎麼樣。」她在仲介公司等待媒合工作，仲介再送她獨自一人搭飛機。她說當時一句中文也不會講，非常慌張。下飛機

後，她推著自己的一箱行李在空曠的機場大廳，左顧右盼，一位年輕帥哥拿著大大的字牌站在她面前，字牌寫她的名字。

（是道明寺嗎？）她心想。

「你是伊達嗎？」她看他問她，心裡沒有小鹿亂撞，而是懼怕。

伊達第一次出國，她沒有抵達心中念著的臺北，而是到了馬祖。迎接她的帥哥是民宿老闆的兒子，這是伊達來臺灣的第一份工作。

第一次來臺灣，儘管先前在雅加達上了三個月的中文課，但老師是北京人，腔調和語法完全不一樣。伊達開始在民宿工作，還不會講中文，老闆看她竟然操著兒兒的北京腔支支吾吾，搖搖頭，讓她拿北京老師發的課本出來，說從今天起，每天晚上八點考妳五個單字。伊達說從那時開始，老老闆會手指洗衣機、指枕頭，問她這個是什麼；年輕老闆則是跟她對著課本，一字一字問她。八個月後，伊達能自在地說中文了。

在馬祖的日子，伊達每天打掃民宿 28 個房間，她每日四點起床煮早餐給民宿客人，獨自洗衣、清掃、曬床單，晚間九點下班。

她在馬祖不喜歡冬天，剛從終年如夏的印尼來到臺灣，遇上冬天的時候，她需要穿六件衣服、套一件黑色大衣、穿長靴、戴毛帽，才能比較自如的工作。冬日手指，也會因為碰水而流血。

不過這不是她不喜歡冬天的主要原因，「夏天的時候民宿生意很好，老闆沒時間對我多想什麼；冬天客人少，老闆脾氣就不太好。」

馬祖沒有流星花園的英德學院，也沒有偶像道明寺，但有阿兵哥。在馬祖當義務役的阿兵哥，每天早上會在街上一二踏步，當他們行經伊達工作的民宿，口號會從「一二、一二」，「變成伊達早、伊達早、伊達早，」一直到隊伍走完，我會.....臉紅。

伊達在馬祖遇見的阿兵哥，平日練操，假日一到，就趕快到馬祖的各間民宿排隊住房。阿兵哥來到櫃檯，叫伊達姊姊，問她今天有沒有房間，然後偷塞給她糖果餅乾。「他們對我好好。」伊達說這些阿兵哥在馬祖民宿裡也沒在做什麼，就只是打電腦。他們對她說，馬祖好無聊，要她將來一定要來臺北看看。

來臺北看看，來臺灣看看。另一位少女蒂蒂還在印尼，她除了在她房間門上刻了「流星花園」四個字之外，她也將兩個朱孝天的頭像剪貼在門上。朱孝天每日看她，她也每天看這位臺灣男子，她看著他心想，也可以來臺灣看看。

蒂蒂二〇一一年來到了臺灣。她說剛來臺灣的時候，最不適應的是語言。

「第一年在臺南還不會講話，太太說我笨，故意在我的菜裡放豬肉。」其實蒂蒂會講話，她只是還沒學會除了母語爪哇文、印尼文之外的第三個語言，一個她過去二十一年來，只寫過「流星花園」的那個語言。

在臺南，雇主不給休假，倒垃圾要與蒂蒂同行緊盯，三個月蒂蒂瘦了二十公斤。二〇一二年，蒂蒂到嘉義工作，這一年她遇上對她較好的雇主，但除了照顧阿公，也要照顧三位小朋友，她跟小朋友一起學中文。

她說在嘉義，雇主有天經過流星花園拍攝地中正大學，停在路邊給她拍照，她在中正大學門口匆匆照了一張相。

蒂蒂找到了英德學院。

道明寺在哪裡？

蒂蒂找到了英德學院，接下來應該就會有浪漫愛情。

不過這時蒂蒂失戀了，她跟當時住臺中的印尼男友分手，在新竹當看護的閨蜜推薦她聽梁靜茹的〈分手快樂〉。「我每天聽，打掃的時候也戴耳機聽。」蒂

蒂蒂開始聽中文歌，越聽中文越好，二〇一七年她來臺北工作，她開始用中文交友軟體。

蒂蒂說她剛開始是用「Bee Talk」，那時搜尋了交友 APP 關鍵字，找到這個軟體。後來 Bee Talk 還沒關站，她改用探探，因為在 IG 看到探探的廣告，說這裡帥哥很多，「不過我跟一個網友約出去喝咖啡，一見面發現，哎呀怎麼差這麼多。」

蒂蒂給我看她的探探頁面，她的暱稱叫做「太平洋的女孩」，放一張在海邊出遊的相片當大頭貼。她的個人頁面有許多跟臺灣老師學料理的相片，還有一些心情記事。其中一則放了幾張風景照，上頭寫「最美的愛叫手放開」。

流星花園電視裡，英德學院很大，有許多貴族學生；蒂蒂現在在天母一間別墅工作，別墅也很大，但只住著七十多歲屋主阿公、阿嬤、印尼同事與她，四個人。她說她住的家有游泳池，還有阿公散步的花園。我問她，臺北有游泳池的家，長什麼樣子？

蒂蒂拿起了手機，說要給我看看，她滑了一下桌面，點開另一個 APP，螢幕裡是十六格分割畫面。她滑了一個又一個家中的角落，說這個是游泳池、這個是花園、這個是她平常不會走的大門、她平常走這個小門，我看到的是她家裡的監視器鏡頭。

那時天寒，黑夜中下著雨，我在監視器鏡頭裡也看見了蒂蒂照顧的阿公。阿公獨自在房間中，一盞燈打落在黑暗裡，他坐在醫院買的單人病床上，面前小桌有一些積木，是復健用的遊戲。

阿公腦中風，沒辦法講話。「當阿公不會講話了，其實也可以講話。」她說阿公每天早上會用咳嗽或動作表意，故意叫她起床注意他。蒂蒂會讀阿公的唇語，和他對話，她聽得懂阿公講的話。

蒂蒂說，她覺得阿公是一個勇敢的人，他年輕時創業開布料公司，精通法文、英文、日文。不過二〇一六年阿公生病後就不能講話了，她說阿公生病前對孫子、親戚都很好，但他生病後，很少人來看他。

至於蒂蒂照顧的阿嬤，她說阿嬤愛碎碎唸，除了兩個兒子說的話之外，其他人的話不太聽。阿嬤禁止蒂蒂在家講電話，會用監視器盯緊她，蒂蒂和同事在房間中，講電話要小聲的講，不然阿嬤會生氣。

蒂蒂說，這間別墅空間很大，她和同事每天有做不完的家事。夏天她們打掃的時候，會看見阿嬤身穿泳衣，在游泳池裡走路。

阿嬤夏天照三餐在泳池走路，她和同事看著阿嬤不解，有時光天烈日下，阿嬤仍然在走路，一次走一小時，中途起來坐著休息或上廁所。別墅裡三位女人看著彼此。

蒂蒂說，阿嬤不信任人，但阿公臥病在床不能講話，他們的小兒子在美國，大兒子住臺北很少回家。她說，有時會看見阿嬤坐在阿公面前，說我愛你。「有時候看他們兩個很可憐。」

蒂蒂也在別墅裡看著雇主兩人的愛情。

愛情啊，蒂蒂最後，有沒有找到浪漫的愛情？

現在的蒂蒂有一位臺灣男朋友，男友是在探探認識，但對方工作忙，不常見面。覺得寂寞的時候，她說她有一位在探探上的好友，對方有女友，但被冷落。好友和蒂蒂常在睡前通話，他給她唱歌。

我跟蒂蒂碰面的前陣子，蒂蒂受邀錄了廣播，談到流星花園。好友聽了廣播之後，為她唱了三天流星花園 F4 演唱的歌曲《流星雨》。

她靜靜地在電話裡聽。

馬祖海邊運動場上

伊達在馬祖除了阿兵哥朋友之外，也有人陪伴。雖然伊達沒有如願找到英德學院，到達她想去臺北，但在馬祖，她有一群印尼朋友。

她在馬祖的印尼朋友，是在鄰近民宿上班的印尼人，或照顧長輩的印尼看護。馬祖地方小，印尼人自成一個社群，每天晚間九點休息的時候，伊達會跟朋友們一起煮菜，到海邊散步野餐，常常十個印尼人一起吃飯。開齋節的時候，在漁船工作的印尼漁工也會一起來，她說二十多人就在海邊，吃飯唱歌，直到晚上十二點。

不過就只有海邊，馬祖除了海邊，什麼也沒有。

有天，對面民宿的印尼姊姊告訴伊達，言承旭來她們民宿住，說是要拍電影，會住一個月。「她說，言承旭房門外疊了一大堆巧克力和鮮花，是很多小姐送的。」那間民宿被粉絲小姐訂滿房，小姐們日日夜夜徘徊在客廳、玄關走廊，盼著言承旭出門的那個瞬間。伊達沒辦法和小姐一樣天天盼待，她還是在自己的民宿埋頭工作。

一天下班後，伊達到海邊散步，那天，她說她遠遠地看到了言承旭。遠方的言承旭，在運動場上跑步，旁邊仍然圍著一大群小姐。她沒有靠近，只是遠遠的看著他。

「這樣就好了。」

三年後伊達轉換雇主，到臺北工作。後來每逢臺灣朋友，她必定提起這段看見言承旭的馬祖故事，她喜孜孜地訴說的時候，像個少女。

言承旭跑步的時候或許沒有看見杉菜，但是杉菜終於從國中的少女長大，看見了他，這也就夠了。

這是屬於伊達與蒂蒂的《流星花園》故事。



(蒂蒂家裡門上的「流星花園」片名刻字)



(蒂蒂家中的門，貼滿流星花園 F4 的相片)